TAKE THAT 燃點音樂激情

走紅、拆夥、重組、再走紅，雖然不是流行樂壇的必然規律，但近年屢見不鮮的例子，卻的確為曾經因偶像樂團解散而心碎的樂迷重燃了希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紅極一時的英國男子組合Take That在〇六年重組復出，為流行樂壇染上一抹既新且舊的異樣色彩。組合去年末推出的全新專輯《The Circus》，就正好讓樂迷在回望昔日的Take That的同時，看到向未來邁出一大步的他們，隱藏在歌曲背後的是，四個男人掌控自己命運的心聲。

「Take That」重組後，致力炮製好音樂

Take That成立於一九九〇年，始祖成員包括Gary Barlow、Howard Donald、Jason Orange、Mark Owen及當時只有十六歲的「壞孩子」Robbie Williams。九二年年底，Take That在英國走紅，並留在流行樂壇頂峰長達四年，更被譽爲自The Beatles後最暢銷的英國組合，唱片銷量超過二千五百萬張。其後，由於Robbie Williams的離開，只剩四人的Take That終於在九六年宣布解散，各人開始走上獨立發展的路。直至〇五年，他們打算推出精選碟，剛巧又有紀錄片製作單位想拍攝他們拆夥十年的節目，更出人意表的是Robbie竟答允亮相；命運裡的種種巧合，加上紀錄片獲得了超過七百萬的收視，終於促成Take That在〇六年四月至六月期間舉辦三十二場英國巡迴演唱會，雖然獨欠Robbie，但主辦方卻於音樂會中段在觀衆席放映出一個二十呎高、預先錄影的Robbie影像，結果音樂會大受好評，有歌迷更在他們出場前高舉「我們不會忘記」的紙牌。

〇六年重組

「分手」後的十年，Take That幾名成員各有各忙，難得有見面或聯絡機會，「復合」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Mark說：「沒有人預期過會重組，我們甚至想也沒想過，沒有人會在久未聯絡之後忽然提出『不如我們重新走在一起』的建議，這應該是永遠不會發生的事，但它眞的發生了。」Gary續說：「我們的故事太突然，簡直是瘋狂的，連我們自己都花了一些時間才搞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但無論如何，我們每個人都很享受這次重組。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歌迷對我們的支持，我想，沒有任何組合的歌迷可以及得上我們的，那種感覺就像是我們還沒開始唱便已經贏了。」

繼〇六年的復出大碟《Beautiful World》在全球錄得超過二百萬張的銷量後，Take That四子在製作全新專輯《The Circus》時就加倍感到壓力，但Jason強調，那是來自內在而非外在的壓力。「我們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如以往的好，及我們是能夠成功打入流行榜的，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要有能夠代表我們的作品，我們希望這張碟能眞實反映我們。」

為新碟驕傲

《The Circus》裡的歌，有懷舊的Take That味道與新嘗試、有非常「大氣」的製作與窩心抒情的情歌小品、有在歌詞上花心思的作品與音樂元素多變的歌、也有簡單純眞與成熟味道，Mark坦言自己對這張專輯感到驕傲。「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置身於一隊眞正的樂隊之中！這張專輯的感覺就是一張眞正的專輯，我覺得它比《Beautiful World》還要好，絕對是唱片發燒友應該擁有的，我希望不只Take That的歌迷會喜歡，而是凡是愛音樂的人都會喜歡。」

事實上，Take That拆夥後，各成員際遇互不相同，Robbie成了史上最紅的英國歌手、Gary的事業一開始非常順利，其後逐漸停滯不前、Mark的情況比較好，但稍欠商業性、Howard當上DJ、Jason則嘗試演戲。十年間，各人慢慢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新身份，Gary、Howard及Mark更分別當了父親；不過，在Take That的那段經歷，原來早就在他們的人生裡留下了痕迹。也許正因爲這些不能磨滅的痕迹，才令他們再次走進錄音室，儘管原來的五人只剩四人，昔日合組boy band的他們，亦已蛻變爲成熟男人。至於Robbie Williams，他對重組的意向未明，但有傳聞即使他不歸隊，五人未來都可能有機會再以某種形式合作。

當命運之神再度眷顧，他們都有感要格外珍惜Take That的第二次生命，去年四月，他們齊集位於西倫敦的錄音室，開始爲新碟進行籌備工作，到了夏天，二十五首新歌已經完稿。Mark說：「我們四人在錄音室製作demo時，我感到了一股眞正的能量，而我們正式錄音時就要盡量去捕捉它。《The Circus》沒有過分雕琢，它聽來很不錯而又同時令人感覺很眞實，我們就是要保持原有的精神，所以它聽來很『英式』，完全是一張英國大碟。」

合作趨成熟

談到對重組及推出第二張新專輯的感覺，Gary說，四人齊集錄音室時，那種感覺就像要組一隊全新的組合一樣，由於大家都很樂意參與，再推出新專輯變成再自然不過的事。Howard則承認他很享受今次經歷。「我覺得自己比以前更投入，也更能夠放鬆，這一點應該可以從新專輯裡感受出來。很多人都說第二張專輯通常是最難做的，但我並不認爲是這樣。」

他坦言，重組後的Take That，對事物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〇六年復出時的確少許不安，會不斷反問自己，究竟現在我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對的？也會擔心自己看起來會不會很愚蠢，而外界又會否覺得我們已經老了？我至今仍然很介意想知道大家的看法，因爲我很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現在所做的事。不過，我可以說的是，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對我是『Take That裡的Howard』這個身份感到驕傲，我想，我們幾個人如今都更加懂得如何去欣賞事物。」

Jason補充說：「最吸引我的是這個組合的活力，當然還有這四個『傢伙』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大家不斷前進，同時不斷發掘其他成員的種種。我們一起合作、共同創作，這感覺很好也很有趣，所以雖然有時我們也會有壓力和覺得累，但工作裡都是充滿笑聲的。」

文：小　O

看戲 毋問劇情

▲堤眞一（左）在《神探伽俐略》中的演出獲好評

光·影·道

港產片的聖誕電影以《葉問》在香港票房至佳，可喜可賀。早前《葉問》上畫不久，卻發生了「比武」的「插曲」。

話說有人問吳京「葉問是誰」，吳說「不知道」。詠春門有幾個團體認爲，吳京態度輕佻，輕視他們的宗師，於是提出與吳比武，並捐出五十萬作善事云云。

正如他報所說，「武林」上的比武在香港發生過一次，而比武場地在澳門，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吳、陳比武」，比武理由是雙方都稱「未逢敵手」，結果是「打和」。其實吳、陳比武與是次的「挑戰」關係不大，因爲他們的比武與電影圈無關，是純粹的「武林」事件。

因拍電影而惹起挑戰比武的事，發生不少，多是不了了之，其中以李小龍的挑戰者最多，至於傳說中戰果（當然是李小龍勝）和過程如何精采，只有在場者才可證實。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眞正挑戰比武而雙方都不停回應的就只有黃正利與鄭麒鷹。黃是跆拳道高手，常在早期武林電影當反派。鄭是意拳道宗師，弟子衆多，戰績彪炳。當年黃正利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向香港「武林」挑戰的話，鄭就挺身而出，向他宣戰。最後當然沒有比武，事件亦漸爲人淡忘。

電影是藝術也是娛樂。電影的內容並不一定是眞的，打得漂亮並不一定是搏擊高手，電影中的「武林」，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作爲武打明星受到挑戰是常事，因爲大部分人分不開電影世界與現實世界。正如英國最近有一研究指出，有些愛情電影「不切實際」，還舉出《走佬俏佳人》和《摘星奇緣》爲例，認爲會爲觀衆帶來錯誤的愛情觀念。專家又指出：「看這些愛情電影要頭腦清醒和帶有批評性的眼光。」可是，如果眞是用專家的態度去看電影，又有何樂趣呢？

看電影必須投入，正是「聽古不能駁古」，理性分析卻是後話。近期一部頗受歡迎的電影《神探伽俐略》，故事情節精采，堤眞一演技精湛，內容是一件殺人案件。

該片拍得不錯，兩個小時很容易就過去。堤眞一飾演一個數學天才，爲了隱瞞心中女神殺人的事實，不惜犧牲自己，殺害無辜的人，製造種種有利兇手的證據，然後如計劃中入獄。電影用大篇幅去描述堤眞一的計劃和行動，至於第一個被他愛人殺死的前夫如何被他毀屍滅迹，則完全不提。世上最難是毀屍滅迹，被殺者已消失，兇手根本已逃之夭夭，不用他再幫助。想到此，我回到了現實世界。

田　力

華語片 現好苗頭

影視縱橫

回顧2008年，實在讓人有太多的感觸了。牽連最廣、影響最深遠的當然要數全球金融海嘯，今年大家要開始面對其所帶來的效應；影視娛樂圈去年也是不平靜的一年，由年頭的艷照風波，到年底的倪周事件，至亞視風雲，都引發極大的回響。

進入新的一年，雖然大家預期由於整體環境的不理想，影視娛樂圈的情況也並不樂觀，不過我希望壞消息和不利的事情能盡快過去，能夠迎來更多令人開心振奮的新聞。

新歲伊始，華語電影的近況可以說是叫人欣慰的。在聖誕節檔期上映的《葉問》，票房累積已逾一千五百萬元，隨時可超越第一位的《地球停轉日》，而《梅蘭芳》在內地的票房亦超過一億元。

由現在至農曆年，華語片市場有難得一見的熱鬧景況，陸續上映的計有《大搜查之女》、《機動部隊之同袍》、《赤壁：決戰天下》、《游龍戲鳳》和《家有囍事2009》等，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至於電視方面，亞視的情況很令人擔心，特別是去年尾的那一場鬧劇，爲我們揭露其多番人事變動所帶來的巨額虧損，目前我們所關注的，已不是亞視的節目質素、積弱難返和財困問題，而是這間電視台的未來是否眞的會結業收場。至於無線方面，雖然仍然擁有一定的優勢，但面對有線和網絡媒體如now寬頻電視的競爭，觀衆一再流失，因此除大量起用資深藝員去鞏固現有的師奶觀衆之外，又透過劇集（贊助）和藝員（公開表演）去開拓和擴展各種不同收益；最近又因爲沒有防火牆的限制，讓這間賺大錢的電視台可以重新組合收費電視和免費電視的製作部爲一間製作工場，從而明正言順的去炒人。

對於這間電視台，我早已不寄望其有什麼創意節目，更遑論承擔任何社會責任，反而內地的電視台如湖南衛視等所製作的節目，質素不輸於香港，且內容方面遠比香港的精采和有正面意義。

崔　曉

▲《葉問》票房上佳

藝人形象 至關重要

▲謝安琪（中）〇八年狀態大勇，於勁爆頒獎禮中獲四獎，僅比祖兒（右）少一個

熱點追擊

謝安琪以新晉樂壇天后姿態，囊括多個獎項，風頭直逼師姐級的容祖兒、楊千嬅等等，更以新生代媽咪身份，出席多個社會活動及接拍家品廣告，名利紛至，星運亨通超乎她所預計。

年紀輕輕的謝安琪，近三數年事業與家庭經幾度進化，比起同期出身，甚至比她早出道及年長的歌手有更多的生活閱歷，令她更加成熟，歌韻心得，透過樂章演繹人生歷程，就更起共鳴。她的率性而爲與賢妻良母的形象，比諸歌唱技藝，更令歌迷欣賞。

三年前未曾奉子成婚時，謝安琪已是備受矚目的樂壇新銳，當她決定暫別樂壇安胎生產，她所屬的唱片機構與不少歌迷都戥她感到可惜，更有網民留言冷嘲熱諷，指她不珍惜羽翼自毀藝途。但她與張繼聰是意志堅決，即使經濟基礎尚未穩固，仍義無反顧要把孩子帶到世上，承擔做父母的天職。做媽咪之初，其家姑被揭要賣報紙幫補家計，更難堪的譏語，這對小夫妻還是忍受下來，敢於面對種種考驗。

雖說現今人心開放，但藝人的形象、修爲與演藝事業是息息相關。穩守崗位敢迎挑戰力求進取，付出的努力，觀衆是有眼見，怎能否定印象分與眞才藝是毫無關連。

行差踏錯鬧出軒然大波如陳冠希、鍾欣桐與張栢芝等，這一年來是避席公開場合，信是韜光養晦。人在江湖，畢竟還年輕，冀望還有重新開始的機會，但仍需要時間淡化與調整，錯在自己終需要負上應負的責任。

向來予人感覺任性不羈的謝霆鋒，在面對衝擊時對張栢芝仍不離不棄，在非常時間低調過渡，以行動證明他是在乎自己的家庭與至愛，擺出丈夫氣概與愛人共同承擔，事實這年來他在演藝事業是加倍拚搏，他的擁躉是欣賞他勇於擔家的男子氣。

歌者與歌實際是演繹人生的無常變幻，眞情流露更扣人心弦，被譽爲跨世紀好丈夫的張學友，唱情歌技巧是衆所公認的吸引，他愛妻愛女的好形象，更鞏固他歷久不衰的演藝事業。

多行義舉善心可嘉的成龍與劉德華等，縱然私生活的透明度不高，但散發顧家重情的正能量，贏得擁躉愛戴，更有相當的勵志鼓舞作用。

觀衆在釐定藝人價值與建樹，除了漂亮帥氣的型格及超凡出衆的才藝，個人的品格修養，對社會可有相關影響同樣重要，這是商業價值以外對其本身更透切直接的評選。

周　沂